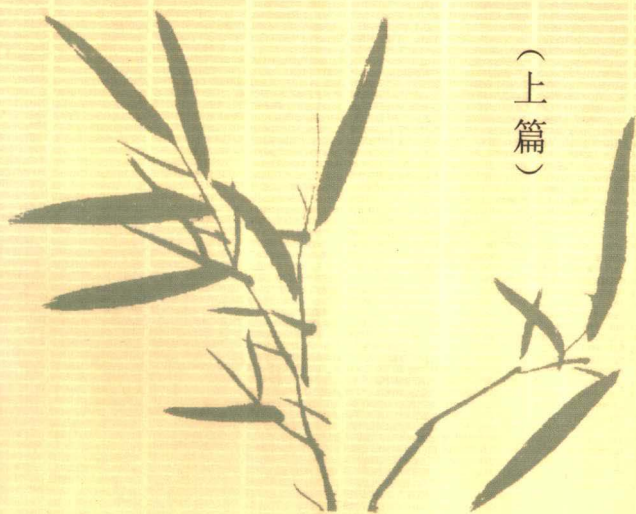


创作论

弓保安 著

(上篇)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弓保安 著

创作论

（上篇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序 言

狭义的创作指写作的过程，概念大一点包括构思，一般不把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包括在内。本书则把创作看作一个大的过程，即创作过程不仅包括构思过程、写作过程，还包括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的过程。考察创作的规律和特点，应从作家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开始，对作家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、构思和写作的全过程，进行全面、系统的考察。因此，本书拟分上、中、下三篇对作家创作的规律和特点，进行探讨。

上篇是对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规律和特点的探讨。作者认为，对生活的观察、感受、思考是作家创作过程的起始，是基础，因而也是作品产生的基础和前提。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，创作便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甚至是无法进

行创作的。忽视了或者没有深入生活,对生活进行正确、深刻的观察、感受和思考,即使把创作知识、创作技巧之类的书读得再多,把别人的作品读得再多,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来,甚至就无法进行创作。因此,本篇的探讨,是全书的基础和重点,是作者倾全力进行的探讨。

本篇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,也不是单纯的实践探讨,而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的探讨,是对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实践和经验,进行的概括与总结,因此实践性是本篇的显著特点。它对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,也许只是有一点参考价值,但对于习作者和主要从事创作的人,其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也许会更多一些。

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。作家的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,既是精神活动,又是实践活动。作家创作的全过程,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精神活动,是紧紧依赖于现实生活,即紧紧依赖于观察、感受、思考对象和艺术概括对象、描述对象的精神活动,也就是说,是以现实生活为观照对象和反映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。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,千差万别的,这就决定了作家的这种精神活动是丰富多彩的,千差万别的。作家的这种精神活动本身,又是最具个性的最具创造性的,这就决定了作家的这种精神活动更是丰富多彩的,千差万别的。因此,对作家创作规律和特点的探讨,对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规律和特点的探讨,只是对其基本规律和特点或主要规律和特点的探讨,而不是对也不可能对全部规律和特点进行探讨。因此,本篇没有概括进去的,一方面希望提出意见,以便修改时补充,一方面希望谅解。

本篇只供研究者和创作者参考——顶多也只能作为参考。

作者读书，就从来都是把别人的书作为参考，当然，作者自信是很虚心的。读者对本篇，则无须虚心，也不值得虚心，只要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读完本篇，或者更好些，能从本篇中得到一点、两点的参考，就是对作者最大的奖赏了。而能对本篇提出批评，则是令作者感激不尽的了。因为批评也不是随便给予的，要看值得不值得批评。读了，批评了，说明值得读，值得批评，有可批评之处，作者的劳动就没有白费。

2005年6月25日上午，弓保安记于西安静园。

目 录

序 言	(1)
-----	-------

上篇:观察·感受·思考

一、导语	(1)
二、观察	(4)
观察的范围和兴趣	(5)
观察的方式	(75)
观察的辩证特点	(123)
在观察中发现“自我”	(148)
三、感受	(153)
形象的感受能力	(154)
音乐的感受能力	(166)
情感的感受能力	(187)
性格、心灵的感受能力	(200)
四、思考	(241)
观察、感受、思考三者的关系	(242)
思考与形象、想象	(245)
形象的记忆能力	(257)
思想的地位和作用	(263)
五、结束语	(282)

后 记	(293)
-----	---------

一、导 语

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问题，既是实践问题，又是理论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存在着原则分歧。唯心论者或者把创作看成纯主观的东西，完全否认观察生活的必要性，或者把作家分为主观的作家和客观的作家两种，认为主观的作家“不必多阅世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，把观察生活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唯物论者与之完全相反，坚持存在决定意识，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，把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看作全部创作活动的开端和基础，并认为在创作活动的全过程中，都要不断地对生活进行反复的观察、感受和思考。任何一个作家，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，在这个问题上都应该永远从零做起。毫无疑问，唯物论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。

因为所有的作家，无论是主观的作家，还是客观的作家，实际上都在观察生活。区别仅仅在于：一个是自觉的，一个是不自觉的；一个承认，一个不承认。离开了对生活的观察、感受和思考，任何有天才的作家，都无法进行创作。

在我国，唯物论在与唯心论的斗争中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稍有唯物论常识的人，都承认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但是，唯心论的影响依然存在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不断渗透，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存在，使得唯心论的影响有扩大的趋势。持唯心论思想观点的人，或者荒谬地主张“文学是表现自然的，与社会生活无关”，把自然同社会生活割裂开来，只承认观察自然的必要性，不承认观察社会生活的必要性；或者认为创作完全是作家个人心灵的表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作家的自我表现，从而根本反对作家观察社会生活；或者在“处处有生活”的幌子下，认为自己身旁就是生活，甚至足不出户便可以观察生活，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个人圈子里，与千变万化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，与工农兵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，与经济战线、思想文化战线等各条战线的生活，与时代隔离开来。这说明，在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问题上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不但远远没有结束，而且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。

作者认为，要在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问题上彻底战胜唯心论，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，就必须站在辩证唯物论的高度，对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规律和特点，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。在这方面，前人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，但是，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进行分析的著作还不多。因此，本篇打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，运用辩证唯物

论的观点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，对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规律和特点，进行较全面的探讨。

二、观 察

唯物论者认为，观察生活是作家全部创作活动的基础，并贯穿在全部创作活动的始终。没有深入生活，对生活进行观察，感受生活、思考生活就无从谈起。观察，感受，思考，观察是前提。因此，研究作家观察、感受、思考生活的规律和特点，首先要从研究作家观察生活的规律和特点开始。而只有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弄清了作家观察的范围，观察的兴趣，观察的方式，观察的辩证特点，以及观察生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，才能弄清作家是怎样观察生活的，也就是说，才能弄清作家观察生活的规律和特点。因此，下面拟从观察的范围和兴趣、观察的方式、观察的辩证特点、在观察中发现“自我”等四个方面，对作家观察生活的规律和特点进行探讨。

观察的范围和兴趣

一般人对生活的观察，有自觉的，有不自觉的；有经常性的，有偶然为之的；并且，都受一定范围的局限。作家却不然。作家观察生活，是自觉的，是每时每刻的，并且不受局限。作家的观察，包罗万象，其观察范围的宽广，正如毛泽东所说，要观察“一切人，一切阶级，一切群众，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，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”（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。凡是现实中的一切，天上、地下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，作家都要观察。

陆机曾说“伫中区以玄览”（《文赋》），中区犹如区中，指宇宙的中心，玄览即深刻地观察，可见作家观察的范围是极其深广的。

刘勰曾说“博见为馈贫之粮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），强调观察、体验生活的广博，强调生活积累，强调广博的观察是基础。

高尔基也曾说：“要观察人，观察生活、高山、大海、花朵、岩石、灰尘、泥泞，总之，要观察一切！”（《高尔基论文学》）还说：“作家必须了解一切——生活的整个巨流，巨流的一切细流，现实的一切矛盾，它的悲剧和喜剧，它的英雄主义和卑俗性，虚伪和真实。”（同上）说的都是观察范围的深广。

作家不仅观察现实，而且观察历史；不仅观察今天，而且展视未来；不仅观察本地区、本省、本国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，而且遥视外地区、外省以至外国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。作家的观察，无所不包，无微不至，不放过任何细小的东西，如

Chuang and the

高尔基所说：“作家应该意识到，任何现象无论是多么微小或无关重要，它不是正在崩溃的旧世界的碎片，就是新世界的幼芽。”（同上）

老舍还从比拟的角度，说明了作家观察范围的宽广：“一般的总以为观察便是要写山就去观山，要写海便去看海。这自然是该有的事，可是这还不够，我们须更进一步，时时刻刻地留心，对什么也感到趣味；然后到写作的时候，才能把不相干的东西联想到一处，而创出顶好的比喻。夜间火山的一明一灭，与吕宋烟的燃烧，毫无关系。可是以烟头的燃烧，比拟夜间火山口的明灭，便非常的出色。吕宋烟头之小，火山之大，都在我们心中，才能到时候发生妙用。所谓观察便是无时无刻不在留心，而到描写的时候，随时有美妙的联想，把一切东西都写得活活泼泼的，就好像一个健壮的人，全身的血脉都那么鲜净流畅。小说家的本事就在这里。……写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作底子，因为一个人的鼻子可以像一头蒜，林中的小果在叶儿一动光儿一闪之际可以像个猛兽的眼睛，作家得上自绸缎，下至葱蒜，都预备好呀！”（《老舍论创作》）

这里必须指出，作家的观察，不但范围极其宽广，而且很深、很细，能做到对观察对象的详细状况和特征完全熟悉、了解，如苏轼所说的“了然于心”（《答谢民师书》），否则，就是普通人的观察，而不是作家的观察，其观察范围的宽广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
既然作家观察的范围应该无限深广，那么，只观照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，就是远远不够的。高尔基曾说：“我们苏联作家决不能只做一个作家，决不能只做一个职业文学家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参加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富有

毅力的人（鼓掌）。他可以说是到处工作，他是采集各种花汁，制造蜂蜜和蜜蜡的蜜蜂。他应该到各处去。他应该是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见，而且……无所不能的人，然而就在这里，也许……（笑声）一个无所不晓的人。他应该是一把竖琴，能够用美好的音调来表达各种变化。”（《高尔基论文学》）高尔基对苏联作家强调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有人把只观照自己，与作家自己的独立思考，与找出作家自己的创作个性、独特风格、语言特色、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混为一谈，以为只要坐在书斋里观照自己、研究自己、表现自己（即所谓自我表现），就可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来，从而拒绝走出书斋，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，到火热的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中去，到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。其实，这是错误的。

高尔基也就文学的独创性说过“找到自己”，他在给玛·格·亚尔采娃的信中说：“要提防知识分子气。在读安东·巴浦洛维奇的时候，要欣赏他的语言，要深切地注意他那说得简洁而有力量的魔术般的本领——但是，愿上帝保佑，可不要接受他的情绪！如果自己想写作的话，不可相信任何一个作家，——这是法则！您要知道，您是一个小姑娘，整个生活摆在您面前！不要记住别人的语句——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语句，——现在这些语句是酸溜溜的，是发霉的，是苍白无力的。不要用别人的语句在您心灵的纯洁的篇幅上写任何东西——决不要写！要细心地、时时刻刻细心地倾听您自己，以便正确地知道——这是谁说的？是您，亚尔采娃，还是屠格涅夫、拜伦、契诃夫、海涅踞坐在您的心灵里？……如果是他们的话——那就赶走他们。滚出去！非这样不可。谁要敢当作

家,谁就必须永远是无限忠诚的。谁要想当作家,谁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——一定要找到!为什么呢?因为,您瞧,我们大家——您、我、您父亲、史列丁和陶里加——都是特定的个人,再不会有第二个。人们只是在外表上彼此相似而已,每个人了解自己愈深刻,他的独具一格的特点在别人面前就表现得愈明显。……您对生活的了解在我看来是宝贵的,正如契诃夫、莎士比亚、叔本华的理解一样。您对待人也要如此——要尊重一切人,但是不要赞同任何人。这样更好些。既然您想写作而不重复别人的语句,那就要珍爱自己,不去受与您背道而驰的情绪的影响。”(同上)

显然,高尔基在这里说的“找到自己”,并非只观照自己,而不走出去观察生活。高尔基的“找到自己”,是专指不要模仿别人,不要抄袭别人,不要鹦鹉学舌地用别人的语句,不要让别人的思维方式、思维特点、思想、观点、对事物的看法、心理特点、表达方式等等代替自己的,也就是说,不要让别人踞坐在自己的心灵里,使自己成了别人的传声筒。高尔基的“找到自己”,是强调独创性,反对抄袭、模仿,是强调独立思考,强调用自己的思维方式、思维特点、思想、观点、对事物的看法、心理特点、表达方式等进行创作,用自己的语言表达,一句话就是强调自己的个性、自己创作活动的个性、自己作品的个性,就是说,强调作家的独创性。高尔基并不反对学习别人的作品,——实际上,高尔基是很重视读书,很重视学习、借鉴别人的作品的。高尔基反对的是重复别人,反对的是与自己背道而驰的情绪的影响。高尔基在这里强调的,与观察生活无关,就是说,高尔基在这里并没有反对观察生活,在这封信里,他对亚尔采娃说“整个生活摆在您面前”,还说“您

对生活的了解在我看来是宝贵的，正如契诃夫、莎士比亚、叔本华的理解一样”，这就是说，观察生活是不成问题的，这里谈的是另一个问题，是反对抄袭、模仿，主张独创性的问题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事实上，高尔基一贯强调走出个人和个人的小圈子，走向社会，广泛、深入地观察生活，因为他认为，“一切形象都是理性和直觉、思想和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。这样的结合只有在创作者直接参加创造现实的工作，参加革新生活的斗争之下才有可能”（同上）。

实际上，上面所引高尔基的信，恰恰说明了，只有走出书斋，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，到火热的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中去，到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，在深入生活、观察生活中，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思考，才能更好地找出作家自己的创作个性、独特风格、语言特色、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。因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生活中的人和事，生活中的一切，都是各具特色的，正如高尔基在这封信里所说的：“我们大家——您、我、您父亲、史列丁和陶里加——都是特定的个人，再不会有第二个。人们只是在外表上彼此相似而已”。可以说，现实生活是个性纷呈的世界。只有深入生活，熟悉生活，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，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，才能真正地做到独立思考。只有“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一切人，一切阶级，一切群众，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，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”（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，向生活学习，向群众学习，熟悉了事物的个性，明白了共性是怎样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，加上对自己的深刻了解，从生活和自己的实际出发，才能找出并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、独特风格、语言特色、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等。

有人认为,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,只观照自己就等于观照社会,只表现自我就可以反映社会,用不着走出去深入生活,观察生活。这也是错误的。

虽然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,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,但个人并不等于社会。不走出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,而只观照自己,就等于把自己从社会割裂开来,进行孤立的观察,局限性、片面性是很大的,无法得到对社会的整体性、全面性的认识,也无法得到对社会局部的全面、深刻的了解。而这种对于社会或社会局部的片面的、肤浅的甚至错误的了解,也并非亲身感知的,而是主要靠间接的、第二手材料获得的,靠道听途说、误传、谣传得来的。作为一个作家,仅凭这样的靠间接的、第二手材料获得的对于社会的片面的肤浅的了解和认识,是远远不够的,是无法进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的。而靠道听途说、误传、谣传得来的对于社会的不可靠和错误的了解,是根本不能作为文学创作依据的。根据“只观照自己”进行的创作,是无法表现社会生活的,所表现的只是作者自己——自己的脱离群众、脱离社会、脱离实际的所谓生活,自己对人生、对社会的片面的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认识,自己对社会生活、对社会的人和事的主观臆测,自己的脱离群众、脱离社会、脱离实际的想法和观点,自己个人的毫无社会意义的喜怒哀乐,自己的与劳动大众格格不入、与社会和时代有相当距离的思想感情。因此,根据“只观照自己”创作出的作品,其人物是苍白的、单薄的甚至虚假的,其故事情节是编造的、不真实的,其细节描写一般很少——因为缺乏生活,并且是不真实的,其环境也是主观臆想的、不真实的,其对社会生活的“反映”也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歪曲的,其表现的思

想感情也是苍白的、病态的甚至不健康的。因为只观照自己，不深入生活，观察生活，没有生活积累，所以无法进行扎扎实实的文学创作，就只好胡编乱造。胡编乱造的东西当然很难吸引人。为了吸引人，为了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和观众，就在名利的诱惑下，胡编低级趣味的、凶杀暴力的、诲淫诲盗的东西，甚至毫无羞耻感地自暴隐私，展览自己的性经历、性体验，展示自己的性技巧、性快感，成了精神毒品。可见，只观照自己、表现自我，不但不能代替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反映，而且编造出来的东西无益于社会，甚至有害于社会。

即使放大一点儿，从只观照自己，放大到观察、了解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和事，也是不行的。以“处处有生活，处处是生活”为理由，只观察、了解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和事，而不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，也是不对的。

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，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，无论社会“文明”到什么程度，人民总是历史的创造者。资本、管理、科学技术，都要靠人民群众的劳动，特别是最普通的劳动者——知识化的面不断扩大、知识化水平不断提高、越来越被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农大众的劳动，物化为产品，转化为效益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资本的拥有者、管理人员、科学技术人员，都要通过普通劳动者——主要是工农的劳动，解决吃饭问题、穿衣问题、居住问题、行走问题这些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。人民群众永远都是社会的支撑者，工农群众则是最基本的和主要的支撑者。工农群众不但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和主要的支撑者，还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能源的创造者。人民群众不但创造着物质财富，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、文学艺术的创造者、科学技术的运用者和创造者，即创造着精神财富。因